V
B620.78
C46

册 3
卷 4-5

任官 內附史職一條

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成者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故君人勞于索之而休于使之。諸子類語

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智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

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效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措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陋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險患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詘也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

類語

夫勁弩難彀而可以摧堅逮遠大乘難乘而可以致重濟深猛將難御而可以折衝拓境高賢難臨而可以攸叙奚倫抱朴子

輸才擢士唯期實用奈何

夫君表也而臣則其影也君範也而臣則其器也直木無曲影歛範無端器理之恒也故君好聲則師曠子野至君好色則毛嬙曼姬至君好宮室臺榭則公輸王爾至君好良馬則造父至君好士則伊傅周召至惟以理督責于其臣則人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非可與爲直而不可與爲枉此二帝三王之所以成盛治也說林

臣每深惟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

SEP 18 1940

一切偏狥殊乘名實古本一揆良可悲嘆

可否七也夫多寡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懸衡不定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頃者命官常以除吏多寡準量宰相重輕而必進宰相見疎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群材仕進之竆逼睢係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狥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或其阻撓事而壅群才所謂不澄源而防未流之患也務大者不拘于小累謀小者不達于大猷嬰者或行異于莊莊者必

性殊于雙理勢相激宜其不同君子以愛才爲心小人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阻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覆而先信是以大道每隳于橫議良才常困于中傷失士啟讒多由于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勢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其法可更而其勢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從而但役

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粗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每有闕官須補每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于再至于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于獨見罔徇僉謀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喪亂之源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介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陛下好善既切勞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獲登朝班百無其一其于修身勵行聚學蒞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孔子曰始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錯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吶吶寡言者未必愚喋

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朴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忠故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于成然後苟妄不行而貞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係異同之趣是猶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試乘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夫惟聖人方體合德賢之爲目猶有未周若夫一至之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選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忤違爲咎而不考忠邪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舍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于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譚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炫聰明以撓理化臣聞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或自側微而納于百揆雖久于

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即遷爲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爲九卿從九卿即遷爲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在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若依唐虞咸以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苦于乏人下寮每嗟于白首三代爲理損益不同豈必樂于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夫覈才馭吏有三術焉一曰按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陟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爲中道今內外群官考深合轉陞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是乃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殊異登延之格且乖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其始也砥礪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或爲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廢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于斯乎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

也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陸贄論官員敗轉倫序狀

刪

聖人者擇天下之有可寄以察天下之有所蔽是故深居九重而見民之肥瘠于四海之外優游岩廊而聞民之歌哭于泰山長谷之間唐虞之牧西京之部刺史唐之十道使今之提轉刺舉之監司皆天子之所寄以不疑者臣聞之先儒蘇軾曰養猫以捕鼠不可以無鼠養不捕之猫養犬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養不吠之犬夫不捕之猫犬不過無功而已未有大害也然已在所不養今則不然猫與鼠同乳飲

犬與盜搖尾矣欲望其止于不捕不吠而不可得也朝廷亦嘗留意乎蓋監司之于州縣有所不暇問有所不復問某郡之守常爲侍從也則監司幸其復爲侍從而有所求某郡之守嘗爲臺諫也則監司懼其復爲臺諫而有所擊至于縣令之與在朝某官有姻有舊者皆不敢問民訴某守則執其人封其辭以送其守民訴某令則下牒以與其令是爲守令報仇也守令從而甘心焉後有冤者夫誰敢自言此之謂不敢問朝廷舊歲免和糴而江西之州有因秋租而每斛敷和糴十之一者朝廷罷兵再歲而

舊歲江西之縣有督馬穀如星火者大旱不歲而不
未減饑民流徙而不知恤監司視之亦如秦越也此
之謂不暇問郡縣之胥憑守令之寵以暴吾民民訴
之者若拔山然蓋監司既庇其守令則并庇其胥此
之謂不復問朝廷以監司爲可信安知其不可信聖
人之爲天下不使民有所怒而不洩則其怒有當之
者怒而不洩者唯無發也一發則必極于大亂而不
可止君相之于監司盡亦如唐開元之精擇採訪使
而又專責臺諫以督察之歲取其功罪之尤者明著
之以示天下而不次升黜一二人焉以聳其儒臺諫

資格之弊利在庸懦而英才抑下久無出頭日子篇中歷言其害切中肯綮

急則監司警監司警則郡縣肅庶幾民怒之少洩不
至于一旦如潰洪河決堤蟻壞也（楊萬里論監司守令刪）
今賢才之伏于下者資格閡之也職業之廢于官者
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耻者爭于資格也民之困
于虐政暴吏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抏弊百吏
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頹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
資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
將使之輔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
以獨樂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日而
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卑位賢者戴不肖于上而愚

者役智者于下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材之伏于下者資格閥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妨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增累攷級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索實故曰職業之廢于官者資格牽之也今夫計歲閱而爭年勞者日夜相鬬也有司躐一名差一級則攝衣而群爭憩矣其甚者或懷黃敕而置于丞相之前也其行義去市賈亾幾耳故曰士之寡廉鮮耻者爭于資格也來而暴一邑既滿歲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賊敗至死不黜虎吏劇牙而食于民賢者聾死于岩穴而

赤子不得愛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于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夫資格之法起于後魏崔亮而復行之于裴光庭然而行之前世不過數十年也後得稱職者矯而更之故其患不大今資格之弊流漫根結踵爲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者不知非來者不知矯故曰萬事抗弊百吏廢弛法制頹爛決潰而不之救皆資格之失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蠢愚而廢滯者也便之者耋老而昏庸者也而于天下國家焉則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選部者亦以是法爲簡而易守也百品千群不復銓叙人物而

綜覈功實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爲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職列籍按氏差第日月遝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冐而賢才去愈遠可爲太息也孫洙論資格之弊刪

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呂覽

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主無所避其累矣凡爲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于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呂覽

起論甚奇創

附史職計一條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天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夭橫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其富貴壽考之福而季路原憲古所謂賢人者也伏于窮閭之下布衣饘粥之不給盜跖莊蹻橫行于天下食人之肝以爲糧而老死于牖下不見兵革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賞罰之權于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爲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于

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暴見于萬世之下故君舉而屬之于其臣而名之曰史官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勑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故荀悅曰每于嚴盡舉之尚書以勑賞罰夫史臣之典其來尚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氏在晉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觀其爲人以度其當時之所書必有以勑賞罰者然而不獲見其筆墨之所存以不能盡其勑治之意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丘明而得其載籍以作爲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雖其名爲經而其實史之尤大彰明者也故齊威晉文有功于王室王賞之侯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春秋又從而屢進之此所以勑乎賞之當乎其功也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于其君也而春秋又從而加之以斥絶擯棄不齒之辭此所以勑乎罰之當于其罪也若夫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爲之明言其狀而使後世嗟嘆痛惜之不已嗚呼賢人君子之功烈與夫亂臣賊子罪惡之狀于此皆可以無憂其無聞焉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曰太史令而其權在丞相之上郡國計吏上計于太史然後以其副上于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權之可以勑賞罰也故從

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蘇轍史官助賞罰論

舉士

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君不獨治于是乎建牧立監陳其輔佐故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高官厚祿非明崇賢所以興治卑位下役非爲鄙愚所以供職雖或開榮辱之門有爭兢之弊而百王莫之能易者此道不可以二故也方今天下隆平四海攸同薦賢達善各以類進夫觀民宣化爲治之本雖實小邑猶須其人又申正之身優劣懸殊苟知人者智則不知者謬矣莫如達官各舉其屬萬嶽九列朝所取信郡守雖輕有刺史薦舉之當否實司其事

用人以愛憎失士長奸莫甚于此

考績累名施黜陟焉進賢受賞不進賢甘戮沮勸既明爲人自爲謀庶公道大行而私謁息矣（潘岳九品議）

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典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瘁無報于身必見割奪有私于已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損政之道也（劉毅中正疏刪）

馬氏曰漢制郡國舉士其目大槩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然是三者在後世則各自爲科目其與鄉舉里選又自殊途矣又曰觀漢高皇孝武詔皆以爲人才之遺佚咎在公卿之蔽賢至立法以論其罪後來之法嚴舉之罰而限其塗轍者有之矣未有嚴不舉之罰而責以薦揚者也蓋古之稱賢能者皆不求聞達之士而後世之干薦舉者皆巧于奔競之人故法之相反如此國家待士之意固薄而士之不自重深可慨也（文獻通考）

國家用人昆患有黨貞良抑伏鑽刺倖進誠可爲長太息也

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强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于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爲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則其下所以爲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于非罪奸邪之臣安利于無功忠臣之所

直道不伸

以危死而不以其辠則良臣伏矣奸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奸臣進矣此亾之本也若是則群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數至能人之門不一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一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托于群臣之家也故臣曰亾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正斷于上而信下爲之也韓非有度刪

一曰收君子以壽直道之脉臣聞直道在天地間不

而阿諛附和之風一行壞世道不淺

可一日頹靡所以光明而張主之君子責也然扶直道者君子之責而主直道者人君之事人君而至于沮君子之氣則直道已矣夫不直則道不見君子者直道之倡也直道一倡于君子君子嘗以爲清朝賀國朝君子氣節大振有魚頭參政有鷓擊臺諫有鉄面御史軍國之事無一不得言于君子是以司馬光猶得以極守忠之奸劉摯猶得以折李憲之横范祖禹猶得以罪宋用臣震猶得以擊龍大淵曾覿盖君子之氣伸則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今陛下之所以爲直道計者非不至矣月有供課是以直道望諫官也日有輪劄是以直道望廷臣也有轉對有請對有非時召對是以直道望公卿百執事也江海納汙山藪藏疾天下于此咸服陛下之量然或謂比年以來外廷議論于已有所未協于情有所未忍者悉以聖意斷之不惟言及乘輿上勤節貼而小子奪小小廢置亦甚寢罷不報矣不惟事關廊廟上煩調停而小小糾劾亦且宣諭不已矣甚者意涉區區之貂璫論侵瑣瑣之姻婭不恤公議反出諫臣此何等狐鼠輩而陛下以身庇之御史至于來和事之議臺諫至于重訖了之報臣恐天下之

舉世慎嘿之風偷安避祠尤甚故士須平日養成氣骨斯臨事獨出丰裁

直道自此沮矣 眞德秀御試策對刪

伏見近代以來持議者率以拱默保位者爲明智以柔順安身者爲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爲狂愚以中立守道者爲凝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寢而成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識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兢而是効致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聾也有口者如含鋒刃也慎默之俗一至于斯此正士直臣所以退藏而長太息也豈直若此而已哉蓋慎默積于中則職事廢于外强毅果敢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謂率職而舉政者不達于時宜當官而行法者不通于事變夫人之蚩蚩唯利是務若利出于慎默則慎默之風大起若利出于讜直則讜直之風大行亦猶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物而物自歸之者無它溫涼之利所在故也 白居易百職修皇綱振策對刪

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芳蒻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故劒工惑劒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倚頓不失其情 淮南子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騂騮騄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